

最后的事情

〔奥地利〕奥托·魏宁格 / 著
Otto Weininger

温仁百 / 译

Ü B E R D I E L E T Z T E N D I N G E

23岁哲学天才自杀前的自我解剖

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心理学名家之一
深刻影响维特根斯坦

听魏宁格讲述“最后的事情”

最后的事情

〔奥地利〕奥托·魏宁格 / 著

Otto Weininger

温仁百 /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事情 / (奥) 魏宁格著; 温仁百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47-6333-2

I. ①最… II. ①魏… ②温… III. ①魏宁格, O. (1880~1903) —
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5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0330号

书 名	最后的事情
作 者	〔奥地利〕奥托·魏宁格
译 者	温仁百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2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33-2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纯粹的人

皮皮

魏宁格 1903 年初举枪自尽，享年二十三岁，已经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性与性格》，并公开发表。他去世后，朋友整理出版了这本书《最后的事情》。

有个日本人说，人活过三十岁，就会变得不那么像样子。也许，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妥协的过程，很显然，魏宁格避免了这种人生尴尬。

《性与性格》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的程度，奠定了魏宁格的地位。这份成功与魏宁格的天赋博学有关，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偏执。如果说偏执为他带来了成功，也把他带进了死胡同，他不是一个愿意学习妥协的人。《性与性格》中的理论，是许多正常人接受不了的，无论涉及的是女人还是犹太人。但是，对于一个能够自省的人来说，发现自身缺陷之后，肯定不难发现其同类的局限，我想，这是阅读魏宁格的基础，需要时间去面对自己内心尚存的对真理真实的良知。

魏宁格的彻底让我想起张爱玲，他们都属于不留余地的人。

这篇序可能是我写过的文章中最简捷的，因为下面我就不

用说什么了。魏宁格自己的话比任何别人对他的评论，更能说明自己。

“设想中你只是一颗闪亮的纽扣
在世界的背心上；然而扣眼不配。”

（多好听的一句话，评论《培尔·金特》中所引用。）

他认为不存在永恒的自由，自由都是瞬间的，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可以重获自由，就像重获下一个瞬间一样。所以，魏宁格说，不存在将来和过去的自由，人类没有那个权力。

“谋杀是罪犯的一种自我辩护，他以此来证明自己，证明虚无。

“在一切原则上可以解决的问题中，最困难的要属意志与价值的关系，或者人与上帝的关系，两种表述等值。是意志创造价值还是价值创造意志？是上帝创造人，还是人才使得上帝成为现实？是意志掌握善，还是善掌握意志？这正是仁慈的问题，是二元论中最高和最后的问题，相反，原罪是二元论本身的问题。

“……引起疾病的是某种不道德的，即无意识的东西，病人一旦在自己内心认识和理解疾病，即可病愈。

“那古老的观点十分深刻，即病人和麻风病患者应当自问，他们犯了什么罪过，以至于受到上帝如此惩罚。

“所以，男人因疾病而感到羞耻，女人从不。

“每一种疾病都有心理诱因，必须由病人自己通过他的意愿才能治愈；他必须自我努力从内心认识疾病。所以疾病都只是无意识形成的‘进入肉体的’精神，所以，当它上升为意识，

疾病就治愈了。

“艺术创造感官世界，科学破坏感官世界，因此，艺术家充满色情和性欲，科学家则是无性的。光学破坏光。

“与心理学家截然不同，数学家是一个非常简单之人，简单得犹如一个空间。

“人永远必须首先不忠实于自己，违背自己的确定性（上帝）而迷失，有过罪恶，才能彻底认识自己和确定自己，所以，世俗生活是必要的，这样才能找到上帝，因为，意识只有通过其反面才能成为可能。

“犹太人的罪恶一定是对善的嘲笑，如同愚蠢的罪恶是对智慧的嘲笑一样。

“犹太人的诡计，是与上帝平起平坐。”

这位年轻的天才结束自己生命，最直接的原因，除了他自己，别人都无法确定。

可我却坚信，他的挚诚参与了他的自杀。

我多年前读魏宁格《性与性格》时的感受，记忆犹新，那便是震撼和羞愧。他对女人的诸多看法尖锐到过激的地步，但我还是代表我自己接受下来，至今仍觉得，益处多多。

（皮皮，当代著名女作家，著有《不想长大》《所谓先生》等作品。曾出版十卷本《皮皮文集》。）

目 录

代译序：纯粹的人（皮皮） / 1

《培尔·金特》与易卜生 / 1

永远的格言 / 47

性格学 / 83

论时间的单向性 / 101

形而上学 / 117

文化 / 137

最后的格言 / 175

代后记：奥托·魏宁格（特奥多尔·莱辛） / 191

《培尔·金特》与易卜生

(包括：论色情、仇恨和爱、犯罪，关于父亲和儿子)

论亨利克·易卜生及其剧作《培尔·金特》

(纪念作家七十五岁诞辰)

我们在面对一个艺术家作品的时候，应该区分许多因素：一方面，它是否体现对我们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是否提出解放我们的方案、是否采用令我们满意且适合对象的表现形式、是否运用令我们心醉神迷的创造性技巧、是否体现令我们既热爱又惧怕的想象力，等等；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主观地表现在作品中的一切。这时的他不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构思大师，而是平常无奇的人。看来，正是这一因素决定了他作品的“风格”。“风格”是指独特的风格。然而，它的风格只有天才才能发现，而风格的区别则源自于其特性的其他方面。该特性与我们的特性之间距离的大小，决定我们对艺术家的情感态度——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这也决定他们对他做出最终的评判。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人及其代言人对易卜生的态度，就必须考虑这一点。关于他的话题已经不再是人们因支持或反对而激动的事情了。他是一个“现代派”，而又毫不“时髦”。对于他，每个人都早有研读，有的为他深深吸引，有的因他冷静深思，还有的对他深恶痛绝。人们知道他“赞美”女性，并“厌恶”欺骗，同时赞叹他的对话。人们不像追捧歌德那样追捧他，

但也不像谩骂席勒那样谩骂他。对于文化群氓而言，如果一个人的著作只几个芬尼便可买到，即使阅读他只是关于稀有家什的问题，那也注定不能成为他们昂贵的精神食粮。这就是我对当前易卜生研究中的蔑视或冷静认可态度的解释，也许有些怪异，但比起当今那些习惯于加冕和废黜他伟大艺术家的怪异的动机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人们视道德缺陷为身体缺陷而郁闷不已，并拼命寻找一种抗衡的力量。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不是以清醒的自我质疑态度进行内省，而是相信能够在毫无伟大可言的田园诗人——如戈特弗里德·凯勒和特奥多尔·施托姆——那里很快找到那种力量。说起伟大，人们从歌德开始，一口气能说出许多，不害怕授人以笑柄。内省这一任务由易卜生提醒给我们似乎有些令人难堪。该艺术家很不幸，三次遭遇严重的难堪。有位丹麦记者，认为其成名的原因在于他第一个战胜了天性冲动的基因，也就是说，他采访了欧洲所有的名流。他谈论 19 世纪文学思潮，夸夸其谈，平庸不堪，然颇有市场，因为人们受够了学究式文学描写的煎熬。艺术家年轻时就曾落入此君之手。易卜生作品的第二次厄运，是遭遇女性要求进入平民职业之时。这不只是一种巧合，而具有因果关系。可以想象，力挺一个因观念而备受女性赞誉的男人，是有悖深层次的天性的。第三次难堪来自于当今文化的男性理论家们对他的侵袭。社会主义者和种属伦理学家斥责他。原因主要是，易卜生的一些作品毕竟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引领潮流，只具备稍纵即逝的价值，因此大受垢病。因为，它们无法不受那时思潮的影响。而且，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人们把《浮士德》最后的话语与《劳动之歌》(*Liede der Arbeit*) 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样，无论哪种性取向的女人都把《小艾友夫》(*Klein Eyolf*) 的结

尾理解为对“儿童世纪”的希望。而女性的另一面，即“爱情生活”，则通过易卜生那部最成名的剧作《群鬼》(*Gespenster*)而得以完美表达。达尔文主义者也喜爱该剧，因为他们似乎从学校和家庭通俗的训诫方式中看到医学遗传理论的启发意义。终于，自命不凡的社会主义分子也宣称易卜生模糊不定地预告了尼采的到来。如果说他丰富的象征对于以上两个方向的牛皮大王们而言有些伤风败俗，那么，他对于象征主义者们而言，则太严谨、太冷静，不是一个性情中人。

所有这一切汇聚发酵，导致当今那乏味的、厌烦的情绪萦绕着易卜生这个名字。对于老手而言，他意味着平庸无奇和与古典主义模仿相左的纲领。此纲领曾经为战胜古典主义立过汗马功劳。对他的话语，人们以为早已心领神会，烂记于心，甚至有些厌倦。对于他们而言，他预告了一个已经开启的时代，完成了一些已经成为科学常识的作品：对于一部艺术作品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为致命了。他人人皆知，他的部分剧作到处成功上演，而这些都只能使他成为历史。

现在，如果还想发表关于易卜生的观点，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面临立马被划归为新手的危险，就好像恒星之光抵达地球的漫游，或一封关于时尚的国际邮件在数十年之后才姗姗而来。《培尔·金特》是这位艺术家最具魅力的“戏剧诗作”，不只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而是具备永恒意义的杰作。如果谁胆敢涉足研究他的作品，尤其是《培尔·金特》，他可能会提出支持谁的证据，但却不能提出反对谁的证据。

在开始研究这部《培尔·金特》之前，应该明确表示放弃对那个通行观点进行讨论——即认为该作品只是对挪威人性的讽刺，而且只有作家的同胞才能理解。《培尔·金特》中肯

定有一些章节和场景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但是，《培尔·金特》的主角无疑是整个人类。如果还要继续努力阅读，甚至在之后还准备以很大的兴趣反复阅读，那么，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一个论断，即歌德创作《浮士德》只是为了讽刺德国的大学生本性。其实，易卜生恰恰是在他的家乡最不被理解。在那里，克努特·汉姆生创作了大概是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小说《锅》(Pan)，却被认为是平庸的粗制滥造的作家，远远地排在天才的嘉宝(Garborg)之后；在那里，人们一直只谈论“易卜生和比昂松”，尤其在克里斯蒂安尼亚^①，《培尔·金特》在杂戏团上演，那简直就是杂耍；在那里，易卜生无疑遭受了周围人们可怕的折磨，而且，在后记中他自己就曾经指出，他不被理解。

《培尔·金特》是一部关于救赎的剧作，而且，坦白地说，是最伟大的剧作之一，比莎士比亚的任何一部戏剧都更为深刻和博大，而且同样十分优美，其思想性为易卜生作品之最，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比，在构思上毫不逊色，而其实践性则更胜一筹，几乎达到理查德·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帕西法尔》的高度。与此三部作品一样，人性问题得到最为广泛和深刻的阐述。

《培尔·金特》的核心在于爱情之中的女人对于男人的意义，理解此意义便成为理解该剧的前提。

然而，此种意义首先并非使人想起《帕西法尔》和《特里斯坦》，而更多令人想起瓦格纳早期几部戏剧中的女性角色，如《荷兰人》和《汤豪舍》，令人想起但丁、歌德。索尔维格是纯洁无瑕的处女(Virgo immaculata)，是圣母(Madonna)，是贝雅特里齐(Beatrice)，被爱着却不再令人渴望。人，而且

^① 即现在的奥斯陆。——译注

是每个人，身处爱河之中会面目全非，这里蕴涵着最深奥的爱情之谜，正如整部《培尔·金特》所体现的那样。对于人而言，要获得对于自我、人格、个性和心灵的意识，爱是一种可能，而且恐怕是最常见、最容易的一种可能。他是他，一个自主之人，一个世界的中心，而不是在感知的海洋中随波逐流、沉溺消亡。这大多出现在爱之时，此时，他不是像那些现代的自我否认者们那样浑浑噩噩，而是具有自我意识。因此，爱使太多人成为神秘论者，即使奥古斯特·孔德那样的经验市侩庸人也不能避免。哲学家（谢林、班森、曼·德·比朗、奥古斯特丁）把那种行为称之为“直觉对主体的自我理解”。对它的认识，首先是通过他们在世界中的孤独意识，以及对伦理问题的反思。而吸引艺术家们的问题，则首推“永恒的女性”。它也是道德问题，以同样的方式构成哲学家们最终明白和最终不解的问题之根本。

在易卜生看来，拯救培尔·金特的，并非那活着的、肉体的、象征任意一个傻女人的索尔维格，而是他心中的索尔维格，是在心中给他力量的一种可能性。这是该剧最为深刻却不被理解的蕴含，作者对现实感的塑造远远超越了青年瓦格纳。这种通过索尔维格，通过对她的爱而达到更为完善的自我的可能性，却为他此后终生所漠视。因此，索尔维格才能对他说：你，你真实的（精神的）本质，与我一生相伴，万分惶恐之中，他问她，或者更是问他自己：

“我在哪里？

额头带着标记

头脑闪烁着上帝之光？”

他感觉存在就好像洋葱：皮儿一层又一层，核却全无；定语和句式丰富，然而主语缺失。

在这里对易卜生进行哲学解读，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正是在《培尔·金特》里，他对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冷嘲热讽。

但是，易卜生属于那样一种伟大的男人——他们与前人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同左拉、克努特·汉姆生，极端的还有克莱斯特和雪莱，哲学家首推乔尔丹诺·布鲁诺和康德，特别是笛卡儿、苏格拉底和费希纳。另一类伟人始终认为与前人文化遗产的联系最为重要，^①最极端的比如歌德、瓦格纳，还有格里尔帕策、赫尔德以及浪漫派作家们，哲学家柏拉图、^②莱布尼茨、黑格尔、尼采，更甚者如叔本华。

音乐家中，贝多芬和布鲁克纳属于第一类，舒曼属于第二类。当然，这里涉及的是两极，之间存在大量过渡等级。类似的还有卡莱尔—爱默生对“诗人”和“作家”的区分。新的划分似乎有所扩展和深化。这种区分究竟在两种类型的本质上还有什么深刻的根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得其解。

我所讨论者为易卜生。显然，他对哲学文献知之不多，这可以通过考察他对重要伦理问题的极为浓厚而且天然质朴的兴趣予以解释，否则易卜生应该知道，他的剧作就是康德哲学。只有康德和易卜生把真理和谎言视为最深刻的伦理问题，（费希特仅仅接受了康德直接的遗产，我有充分理由忽略他），除此之外，再无他人。只有他们认识到，真理只能来源于对高

① 他们并未因此而失去特色。

② 他总是论及苏格拉底。

级意义上的自我，即个性的拥有。这一点，易卜生《培尔·金特》的寓意比《实践理性批判》毫不逊色。只有他们二位遵从人类内心的道德诉求，敢于极为严格而坚决地提出道德要求，敢于以此直面人类，相反，其他所有的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总是采取折中的态度。“全有或者全无”，说出这一话语，康德用语言，而易卜生则以胸中之烈火，异曲同工，而且他们的命运也完全相同，只有面对体现虚伪本性的“道学家”这个词时，二人态度才各有所异。易卜生自始至终都特别关注欺骗问题，从《爱的喜剧》到斯古利、《人民公敌》和海尔茂，再到盖勃吕尔·博克曼与福尔达尔的友谊，然而，最为深刻的仍属他最伟大的剧作《培尔·金特》。

关于那位博格利芬菲尔德博士，人们一般只看到对德国知识分子的嘲讽，其实，他不仅仅是一幅讽刺漫画，因为他深刻地洞察到徒有空洞躯壳的金特自我（“实践自我”），知道培尔·金特国王权威仅存之处在疯人院，在没有理性（康德意义上）的疯人群中。^①

易卜生知道，（即便没有形成概念，他塑造的培尔·金特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唯一赋予人价值的，是对一个（理性的）自我的拥有，对人的个性的拥有。人身上这种自我的缺失，驱使我们不在自身而在别处寻求价值。无尽的权力欲根植人身，这无疑是尼采伟大的洞见，只不过人们过于重视其教化理想而长期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但是，人与动物最为深刻、最为根本的区别，我认为，不是权力意志，而是价值意志。因为价值缺失而试图从别处谋求自我价值，这样，便衍生

① 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不曾是他自己，只有迷浑不醒者相信找到了自己，因为他不再寻找。

出所有的妄言和广义的欺骗。价值意志是把人——男人和女人塑造为人的东西。一个人——女人总是如此——不能从自身、在自己面前给予自己价值，而光顾别处、在别人面前寻求价值，结果，人们总是在产生判断的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毫无疑问，动物只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与此不同，人类为自己追求尽可能多的价值。

在第一幕，我们认识的培尔·金特夸夸其谈，大话连连，还不拥有自身的价值。

易卜生认识到，人格的拥有首先表现为对内心道德法则的遵从。培尔·金特内心缺乏叔本华所说的“重点”，^①因而深陷魔鬼王国。它们只信奉这样的口号：鬼儿，自我满足吧！因为道德为理性自我之源，它的缺位使人失去追求完全理性、纯粹自我的动力和止于至善的欲望，对康德所言之抵达道德理想彼岸的“进程”全然无知。拥有足够自我的是动物，因此培尔·金特长着猴子尾巴。易卜生知道，只有高级意义上的自我才能产生他人对你的认可，才能满足利他主义的基本条件。他知道，自我尊重是他人尊重的前提，个体主义正是利己主义的反面。因此，他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培尔·金特。

对于易卜生和康德而言，人介于动物和高级生命之间，接近歌德所说的污秽和火，或者尼采所说的黏土和雕塑家。道德的思想终将胜出？或者人类将堕落得没有灵魂、没有价值？这是易卜生通过培尔·金特这个人物形象提出的问题。如果人

① 人们是否注意到，易卜生为他的主角选用了个怎样的名字？培尔·金特——没有地球引力。这个名字就像一个皮球，不断地从地上跳起。